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漢文卷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韓信

信淮陰人仕項爲郎中亡歸漢爲連敖遷治粟都尉拜大將軍
漢四年立爲齊王五年更立爲楚王六年爲高帝所執封淮陰
侯十一年謀反夷三族有兵法三篇

上尊號疏

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吳芮趙王張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大王陛下先時秦爲亡道天下誅之大
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敗繼絕已安萬
民功威德厚又加惠於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
位號比擬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於後世不宣昧死再拜上
皇帝尊號

漢書高紀下五年正月諸侯上疏

大王起於細微、滅亂秦、威動海內、又曰辟陋之地、自漢中、行威德、誅不義、立有功、平定海內、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諸侯王不足曰道之、居帝位甚實、宜願大王曰幸天下、漢書高紀

蕭何

何、沛人、秦時爲縣主吏掾、郡卒史、高帝起兵、何爲沛丞、及王漢中、何爲丞相、漢五年、卽皇帝位、封鄧侯、十一年、拜相國、惠帝二年卒、謚曰文終侯、

令諸大夫

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

史記高紀、呂公避仇、因家沛、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主進、令

諸大夫、又見漢書高紀、

天子所服議

丞相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春

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已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

漢書魏相傳

張良

良、字子房、韓人、高帝起沛、拜爲廢將、項梁已爲韓司徒、漢六年、封留侯、惠帝六年卒、謚曰文成侯、

遺項王書

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

漢書張良傳又見高紀無王失職三字

又已齊反書遺項王

齊與趙欲并滅楚、

漢書張良傳

按小說有張良與四皓書、四皓答張良書、講出殷芸小說其辭、廣淺、非秦漢人語、殷芸梁人、亦未必收此、蓋近代人僞作也、今姑附于後、張良與四皓書云、良白、仰惟先生、乘超世之殊操、身在六合之間、志凌造化之表、但有大漢受命、顧張顯集、神母告符、足引宅兆、民之心、先生當此時、釋神爽、平雲霄、灌風翼、于天漢、使九門之外、有非常之客、北關之下、有神氣之賓、而淵遊仙

隱竊爲先生不取也良曰頑薄承乏忝官所謂絕景不御而駕
服駑駘方今元首欽明文思百揆之佐立則延企坐則引領日
尺而方丈百御夜寢而閭閻不開垂皇極須日月百揚光后土
待獄瀆君導濫而當聖世鬱風林稜不翔乎太清麒麟岳邁不
步于郊草非所召盛人荒憊六合也不及省侍展布腹心略窮
至言想望隸然不猜其意張良曰四難答書云鼠蟄幽藪深谷
是室豈悟雲雨之使奄然萃止方今三章之命逖殷湯之廣澤
禮隆樂和四海克諧六律及于絲竹和聲應于金石飛鳥翔于
紫闕百獸出于九門頑夫固陋守彼巖穴足未嘗踐閭閻目未
曾見廊廟野食于豐草之中避暑于林木之下望月晦然後知
弓弩之須諱伐木然後知斧柯之用當秦項之艱難力不能負
干戈攜手逃奔避殺山草倚朽若立循木似瘡遂蓋青蠅盜聲
干晨雞魚目竊偵于隨珠公侯應靈旌特神父授策蓋無幽而
不明也豈有烹鼎和味而顧舍枚麥廝方丈之御被龍服衮而
欲使女執上紺綾之緒恐滑泥已濁白水懸塵日亂清風是日
承命傾筐聞寵若驚謹因飛龍之使日寫鳴輝之旨乞守兔塵
之志終其寄
生之命也

陳平

平陳留陽武人仕魏王咎爲太僕去從項王入關賜爵卿尋封
信武君拜都尉去從高帝仍拜都尉典護軍爲亞將尋拜護軍
中尉漢六年封戶牖侯七年更封曲逆侯高帝崩爲郎中令惠

帝六年爲左丞相高后元年徙右丞相文帝卽位復爲左丞相
二年卒諡曰獻侯

奏議定列侯功次

丞相臣平言謹與絳侯臣勃曲周侯臣商穎陰侯臣嬰安國侯臣
陵等議列侯幸得賜餐錢奉邑陛下加惠已功次定朝位臣請臧
高廟漢書高后紀二年謂差次列侯功其與
列侯議定奏之丞相臣平云云奏可

上代王卽位議

丞相臣平太尉臣勃大將軍臣武御史大夫臣蒼宗正臣郢朱虛
侯臣章東牟侯臣興居典客臣揭再拜言大王足下子弘等皆非
孝惠皇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陰安侯頃王后琅邪王列侯二
千石議大王高皇帝子宜爲嗣願大王卽天子位漢書文紀周月
己酉入代邸羣
臣從至
上議

奉詔除連坐法議

陛下幸加大惠於天下，使有罪不收，無罪不相坐，甚威德。臣等所

不及也。臣等謹奉詔，盡除收律相坐法。漢書刑法志：孝文二年，詔

周勃陳平奏言如其故，便帝復曰：宜孰計之。平勃乃曰：云云。

周勃

勃，沛人。高帝起沛，呂爲中涓，賜爵五大夫。楚懷王拜爲襄贛令，

及入關，賜爵威武侯，尋拜將軍，封絳侯。遷太尉，進相國。歷惠帝

至高后時，並爲太尉。文帝卽位，呂爲右丞相，後謝歸。及陳平卒，

復爲丞相，免就國。卒，諡曰武侯。

入北軍行令軍中

爲呂氏右禮，爲劉氏左禮。史記呂后紀

奏仍用連坐法議

父母妻子同產相坐及收，所呂累其心，使重犯法也。收之之道，所

由來久矣。臣之愚計，呂爲如其故，使漢書刑法志：孝文二年，詔議除收律相坐法，左右丞相周

物陳平

奏言、

酈食其

食其、陳留高陽人、秦時爲里監門、高帝下陳留、召爲廣野君、漢四年、爲齊王田廣所烹、

踵軍門上謁

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討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史記

請說齊王

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臣民爲天、而民曰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棗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皋、此乃天所召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卻、自奪便、臣竊曰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

紅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召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閒將二十萬眾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濟南近楚，齊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召歲月破也。臣請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

漢書昭食其傳

婁敬

敬齊人。漢五年，召褐衣見，賜姓劉，拜郎中，號奉春君。七年，平城圍解，封關內侯，號建信侯。

上書諫高祖

陛下取天下，不與成周同，而欲比隆成周，臣竊召爲不侔。

晉書段灼傳灼

長假臨去上表引成卒婁敬上書諫

作丹書鐵券與匈奴分土界

自海曰南冠蓋之士處焉自海曰北豐強之士處焉北堂書鈔一
百四引三補
故事裴敬爲高車使者持節至匈奴與其分
土界作丹書鐵券按陳馮謨本作剛強

張蒼

蒼一作倉陽武人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有罪亡歸漢二年
爲常山守三年爲代相尋徙相趙王張耳及耳子敖封北平侯
遷爲計相呂列侯居相府十一年爲淮南相高后八年爲御史
大夫文帝四年代灌嬰爲丞相後二年免景帝五年卒年百餘
歲諡曰文侯

奏論淮南王長罪

丞相臣張蒼典客臣馮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
盜賊中尉臣福昧死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
度爲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擅爲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
呂其郎中春爲丞相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爲治家

室賜其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旨二千石所不當得欲
旨有爲大夫但士伍開章等七十八人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欲旨
危宗廟社稷使開章陰告長與謀使閭越及匈奴發其兵開章之
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飲食爲家室娶婦旨二千石俸奉之開章
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報但等吏覺知使長安尉奇等往捕
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葡忌謀殺旨閉口爲棺槨衣衾葬之肥
陵邑謾吏曰不知安在又佯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埋此下及
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爲命漢書作
爲亡命棄
市罪詐捕命者旨除罪擅罪人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春旨上十
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春旨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
侯旨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憂苦之使使者賜書棗脯長不
欲受賜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
陛下旨淮南民貧苦遣使者賜長帛五千匹旨賜吏卒勞苦者長

不欲受賜，謾言曰：無勞苦者，南海民王織上書獻璧。

漢書作獻璧，帛皇帝

忌擅燔其書，不召聞，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言曰：忌病春，又請長

願入見。長怒曰：女欲離我，自附漢，長當棄市。

漢書作長所犯，不赦當棄市。

臣請

論如法。

史記淮南王傳，又見漢書淮南傳，少百三十餘字。

臣蒼、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等四十三人

議，皆曰：長不奉法度，不聽天子詔，乃陰聚徒黨，及謀反者，厚養亡

命，欲曰有爲。臣等議論如法。

史記淮南王傳。

臣蒼等昧死言，長有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廢勿王。臣請處

蜀郡嚴道，叩郵遣其子母，從居，縣爲築蓋家室，皆廩食，給薪菜鹽

豉，炊食器席蓐。臣等昧死請，請布告天下。

史記淮南王傳。

奏駁公孫臣漢應土德議

漢乃水德之始，河決金堤，其符也。冬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與德

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

史記封禪書。

奏議除肉刑

肉刑所曰禁姦所由來者久矣陛下下明詔憐萬民之一有過被刑者終身不息及罪人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於威德臣等所不及也臣謹議請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爲城旦春當黥者髡鉗爲城旦春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卽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罪人獄已決完爲城旦春滿三歲爲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爲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爲庶人隸臣妾滿二歲爲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爲庶人其逃亡及有罪耐曰上不用此令前令之刑城旦春歲而非禁錮者如完爲城旦春歲數目勉臣昧死請

漢書刑法志孝文卽位十三年齊大舍令滑于公嘗天子憐悲其意遂下除肉刑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奏言制曰可

韓王信

信故韓襄王孽孫從高帝入漢中拜韓太尉漢二年立爲韓王
從破項籍都潁川徙都晉陽尋徙馬邑降于匈奴十一年柴武
擊斬之

上書高帝

國被邊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

漢書韓王信傳

報柴武書

陛下擢僕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
於項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已城降之此二罪也
今反爲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蠶無一罪身
死亡今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胥所已償於吳
也今僕亡匿山谷間且暮乞食蠻夷僕之思歸如痲人不忘起盲
者不忘視也執不可耳

史記韓王信傳漢書韓王信傳漢使柴將軍擊之遺信書信報

韓積當

積當信次子，生于積當城，因曰爲名。孝文十六年，從匈奴歸國，封弓高侯。景帝時，平吳楚功最，卒諡曰壯。

遺膠西王書

奉詔誅不義降者赦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曰從事。

漢書

吳王

季布

布，楚人，爲項王將。高帝召拜郎中，孝惠時爲中郎將。呂后曰爲

河東守。文帝時，召爲御史大夫，未拜，罷令還郡。

寄書諫竇長君

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

史記季布傳
漢書季布傳

陳武

一作柴武

武，一姓柴。秦時曰將軍，起薛，別救東阿，至霸上。漢六年，封棘蒲侯。孝文後元年卒，諡曰剛侯。

按高紀，遇剛武侯，應劭音義云：武一姓柴。今據史記律書合之。史漢

韓王信在南王信傳功臣侯去
知陳武即柴武應劭說是也

遺韓王信書

陛下寬仁諸侯雖有叛亡而復歸

漢書作
而後歸

輒復故位號不誅也大

王所知今王呂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

史記韓王信傳十一
年春復與胡騎入居

參合漢使柴將軍擊之遺信
書又見漢書韓王信傳

議征南越朝鮮

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爲臣子後且擁兵阻阨選熾觀望高祖

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

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旨一封疆

史記律書孝文卽
位將軍陳武等議

申屠嘉

嘉梁人從高帝爲隊率遷都尉惠帝時爲淮陽守文帝卽位賜

爵關內侯十六年爲御史大夫後二年代張蒼爲丞相封故安

侯景帝二年卒諡曰節侯

奏議孝文爲太宗廟

丞相臣嘉等言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曰明孝文皇帝之威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等議曰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威於孝文皇帝高皇廟宜爲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爲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歲獻祖宗之廟請著之竹帛宣布天下

史記文紀
漢書景紀

陶青

青高帝末嗣父舍爵開封侯文帝後二年爲御史大夫景帝二年代申屠嘉爲丞相七年免中三年卒諡曰夷侯

劾奏鼂錯

吳王反逆亡道欲危宗廟天下所當共誅今御史大夫錯議曰兵數百萬獨屬羣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使錯居守徐儻之

吳所未下者，可召子吳，錯不稱陛下德信，欲疏羣臣，百姓又欲召城邑子吳亡臣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臣請論如法。漢書龜錯傳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敞劾去代李蔡爲丞相，今此事在孝景三年正月，其按嚴青翟孝武元狩五年時丞相乃陶青也，各漢書本銜一翟字更。

薄昭

昭，吳人，文帝母薄太后之弟。元年，拜車騎將軍，封軹侯。十年，坐罪自殺。

與淮南王長書

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呂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戚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卽位，易侯呂在淮南者，大王不肖，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曰：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而殺列侯，呂自爲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閒，赦大王甚厚，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

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散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大王欲屬國爲布衣守冢真定。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呂稱皇帝之厚德。今迺輕言恣行。呂負謫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呂千里爲宅居。呂萬民爲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沫風雨。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呂爲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潔粢盛。奉祭祀。呂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爲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呂言孝父爲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呂高兄。無禮。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貨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好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詳。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俗諸賈之勇。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

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白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已安周齊桓殺其弟呂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呂安秦頃王亡代高帝奪之國呂便事濟北舉兵皇帝誅之呂安漢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呂安國便事而欲呂親賊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其在王所吏主者坐今諸侯子爲吏者御史主爲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呂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呂下爲之柰何夫墮父大業退爲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誅爲天下笑呂奉先帝之德甚爲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陛下卽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追念舉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

下得宜海內常安願孰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

已

漢書淮南厲王長傳厲王歸國益恣文帝重自切責之時帝舅薄昭爲將軍尊重上令昭子厲王書諫數之

張武

武爲代國郎中令文帝卽位召受賕金錢不徙十四年拜車騎將軍屯渭北軍罷復故官及葬霸陵爲復土將軍

議止代王入嗣

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此召迎大王爲名實不可信願大王稱疾毋往召觀其變

史記文紀陳平周勃使人迎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

武等誡

賈山

山潁川人初爲潁陰侯灌嬰給事文帝時屢上書言事不用

至言

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自是也。臣不敢言久遠論，願借秦呂爲論。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草屨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貫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譁，天下響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駑馳，旌旗不撓，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策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錫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爲葬葬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

曾不得蓬顯蔽冢而託葬焉。秦呂能罷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冒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曰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曰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皋河澗，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傑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曰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曰威，壓之曰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貴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

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上誦箴諫，管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諫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曰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爵而餽，執爵而醕，祝餉在前，祝饌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曰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曰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廢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曰爲郡縣，築長城，曰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曰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曰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曰千

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曰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曰爲過堯舜統縣石鑄鐘虞飾土築阿房之宮自曰爲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紮世廣德曰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曰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曰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曰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曰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

曰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段忌聽言則對諂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曰靈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曰靈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衰麻絰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曰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曰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曰承休德

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騁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于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卽位，親自勉，曰：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廄馬。曰：賦縣傳去諸苑，曰：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曰：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曰：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曰：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曰：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癘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曰：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呂夏葦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
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媿故
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絜
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呂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
行盡心呂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
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
之于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眾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
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讓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漢書賈山傳
孝文時言治

亂之道借秦爲
諭名日至言

對詰諫除盜鑄錢令

錢者亡用器也而可呂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爲之
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漢書賈山傳其後文帝除盜鑄錢令
山復上書諫呂僞變先帝法非是章

下詰責
對呂爲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十四終

全漢文卷十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賈誼一

誼洛陽人文帝初召爲博士遷太中大夫適爲長沙王太傅徵拜梁王太傅有賈子十卷集四卷

案賈誼諸疏散在類書者十
六篇小有異同凡存不錄

旱雲賦

惟昊天之大旱兮失精和之正理遙望白雲之蓬勃兮滃澹澹而
妄止運清濁之頃洞兮正重沓而並起鬼隆崇曰崔巍兮時彷彿
而有似屈卷輪而中天兮象虎驚與龍駭相搏據而俱興兮妄倚
儼而時有遂積聚而給

文選謝朓敬亭
山詩注作合

沓兮相紛薄而慷慨若飛

翔之從橫兮揚波怒而澎濞正

一作雲

惟布而雷動兮相擊衝而破

碎或窈窕而四塞兮誠若雨而不墜陰陽分而不相得兮更惟貪
邪而狼戾終風解而霧散兮陵遲而堵潰或深潛而閉藏兮爭離

而並逝廓蕩蕩其若滌兮日照照而無穢隆威暑而

文選潘岳在懷縣詩注陸

機從軍行注

作陰暑感其無聊兮煎砂石而爛爛湯風至而合熱兮

北堂書鈔一百五

六作陽風至

羣生悶滿而愁憤吠畝枯槁而失澤兮壤石相聚而

而舍熱兮

爲害農夫垂拱而無事兮釋其組屨而下淚憂疆

一作畔之遇害

兮痛皇天之靡惠惜穉稼之旱天兮離天災而不遂懷怨心而不

能已兮竊託咎于在位獨不聞唐虞之積烈兮與三代之風氣時

俗殊而不還兮恐功久而壞敗何操行之不得兮政失中而違節

陰氣辟而雷滯兮狀暴至而沈沒嗟乎惜葉太劇何辜于天無恩

澤忍兮嗇夫何寡德矣既已生之不與福矣來何暴也去何躁也

孳孳望之其

一作甚

可悼也僚兮慄兮日鬱怫兮念思白雲腸如結

兮終怨不雨甚不仁兮布而不下甚不信兮白雲何怨柰何人兮

古文苑

虞賦

牧太平。曰深志象巨獸之屈奇。妙彫文曰刻鏤。舒循尾之采。垂泉其鏘牙。曰左右相指。負大鐘而欲飛。藝文類聚四十四

妙彫文曰刻鏤。象巨獸之屈奇。分戴高角之峩峩。負大鐘而顧

飛。美哉爛兮。亦天地之大式。初學記

櫻擊拳。曰膠蚘。負大鐘而欲飛。御覽五百八十二

鵬鳥賦

誼爲長沙王傅三年。有鵬鳥飛入。誼舍止于坐隅。鵬似鴉不祥鳥也。誼旣曰適居長沙。長沙卑溼。誼自傷悼。曰爲壽不得長。迺爲賦曰。白廣其辭曰。

單闕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曰斜兮。鵬集子舍。止于坐隅兮。貌甚閑暇。異物來萃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讖言其度。曰野鳥入室兮。主人將去。請問于鵬兮。子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兮。語子其期。鵬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曰。臆萬物變

化兮。固無休息。幹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形氣轉續兮。變化而嬗。物
穆無窮兮。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
同域。彼吳強大兮。夫差召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斯遊遂成兮。
卒被五刑。傅說胥靡兮。迺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纏。命不
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萬物迥薄兮。振盪相轉。
雲蒸雨降兮。糾錯相紛。天鈞播物兮。垓比無垠。天不可預慮兮。道
不可預謀。遲速有命兮。焉識其時。且夫天地爲鑪兮。造化爲工。陰
陽爲炭兮。萬物爲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
極。忽然爲人兮。何足控攝。化爲異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賤
彼貴我。達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殉財兮。烈士殉名。夸者死權
兮。品庶每生。怵迫之徒兮。或趨東西。大人不曲兮。意變齊同。愚士
繫俗兮。窘若囚拘。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眾人惑惑兮。好惡積億。
真人恬漠兮。獨與道息。釋智遺形兮。超然自喪。寥廓忽荒兮。與道

翱翔乘流則逝兮，得此則止。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泉之靜，泛乎若不繫之舟。不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浮。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蒂芥，何足已疑。史記賈誼傳漢書賈誼傳文選藝文類聚九十二

惜誓

惜余年老而日衰兮，歲忽忽而不反。登蒼天而高舉兮，歷眾山而日遠。觀江河之紆曲兮，離四海之霑濡。攀北極而一息兮，吸沆瀣以充虛。飛朱鳥使先驅兮，駕太一之象輿。蒼龍蚺虵于左騶兮，白虎騁而爲右騑。建日月爲蓋兮，載玉女于後車。馳騫于杳冥之中兮，休息崑崙崑崙之墟。樂窮極而不狀兮，願從容庖神明。涉丹水而馳騁兮，右大夏之遺風。黃鵠之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睹天地之圓方。臨中國之眾人兮，託回鶻乎尚羊。乃至少原之壘兮，赤松王喬皆在旁。二子擁瑟而調均兮，余因稱乎情商。澹然而

自樂兮，吸眾氣而翱翔，念我長生而久僊兮，不如反余之故鄉。黃
鵠後時而寄處兮，鴟梟羣而制之，神龍失水而陸居兮，爲螻蟻之
所裁。夫黃鵠神龍猶如此兮，況賢者之逢亂世哉。壽冉冉而日衰
兮，固值回而不息，俗流從而不止兮，眾枉聚而矯直，或偷合而苟
進兮，或隱居而深藏，若稱量之不容兮，同權槩而就衡，或推逐而
苟容兮，或直言之謬誤，傷誠是之不察兮，并初茅絲目爲索，方世
俗之幽昏兮，眩白黑之美惡，放山淵之龜玉兮，相與貴夫礫石，梅
伯數諫而至醢兮，來革順志而用國，悲仁人之盡節兮，反爲小人
之所賊，比干忠諫而剖心兮，箕子被髮而佯狂，水背流而源竭兮，
木去根而不長，非重軀曰慮難兮，惜傷身之無功，已矣哉，獨不見
夫鸞鳳之高翔兮，乃集大皇之壘，循四極而回周兮，見盛德而後
下，彼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麒麟可得羈而係兮，又何

曰異嶽犬羊

楚辭十一王逸敘云不知誰所作也或曰賈誼疑莫能明也今姑編入賈集

上疏陳政事

臣竊惟事孰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
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言。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
臣獨曰：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
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
執，何言異此。本末舛逆，首尾銜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
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執數之于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
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
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
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
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于無窮。禮祖有功
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
執，成長治之業，已承祖廟，已奉六親，至孝也。已幸天下，已育羣生。

至仁也。立綱陳紀，輕重同得。後可已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已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于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禹舜復生，爲陛下計，亡已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已。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已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暮，操刀必割。今合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曰天子之位，乘今之

時因天之助尚憚呂危爲安。呂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縮王燕。陳豨在代。合此六七公者皆亡。當是時而陛下卽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呂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執。呂豫席之也。諸公幸者。適爲中涓。其次。墜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呂明聖威武。卽天子位。割膏腴之地。呂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惠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呂。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乎。臣又知陛下

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圍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疆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召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執盡又復然，殃阨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召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剗割，皆眾理解也。至于鬻犢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眾犢犢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召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疆者先反，淮陰王楚最疆，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囚趙資則又反。陳

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曩合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呂殘亡可也。今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已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生之子孫。畢曰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眾而子孫少者。建呂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呂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眾。天子亡所

利焉。誠曰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叛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執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搯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瘡也。又苦踐斃。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呂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呂偏天子。臣故曰非病瘡也。又苦踐斃。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執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

采繒

後漢西域傳注引作縹綠

曰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

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

人乎非賣倒縣而已又頽碎且病痲夫辟者一面病非者一方痛

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得輕復五尺曰上不輕得息斥侯

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

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曰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執

既卑辱而既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曰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

甚矣臣竊料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大縣曰天下之大困于一縣之

眾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曰臣爲屬國之官曰主匈奴行

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舉匈奴

之眾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鼠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

娛而不圖大患非所曰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

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

緣內之闕中。是故天子后服。所曰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曰衣婢妾。白穀之表。薄紈之裏。纒曰偏諸。美者黼纁。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曰被牆。古者曰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阜綿。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曰緣其領。庶人嬖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于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母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母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于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曰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爨鉏。虛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諍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僂。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者。利不同。

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日歷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眾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曰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巽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曰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遂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剝寢戶之簾，舉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先至者也。而大臣特曰薄書不報，期會之聞，曰爲大故。至于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于耳目，曰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于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

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堯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堯子愚人也可，堯子而少知治體則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眾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有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眾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長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適生，固舉呂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

緦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于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寡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因明孝仁禮義。曰道習之。遂去邪人。不使見惡行。于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曰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適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于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于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養。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

下不隲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于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于上，則百姓黎民化輯于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曰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圜老執醬而親餽之，所曰明有孝也。行曰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曰明有度也。其于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廄，所曰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曰長久者，曰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別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

之性惡哉。彼其所曰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大三代之所曰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泰世之所曰亟絕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闕于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習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于將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

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于內。而安危之萌應于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曰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曰禮義治之者。積禮義。曰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曰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曰德教。或馭之曰法令。道之曰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馭之曰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曰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

下于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
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
而怨毒盈于世下憎惡之如仇讎既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
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曰其事觀
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
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自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眾
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
難攀卑者易陵理執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
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
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
于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于貴人之近主乎廉恥節禮曰治君
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曰黥劓之辱不及大夫曰其離主上不
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蹙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

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辜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曰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曰禮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眾庶同黥劓髡別笞僇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陞庫被戮辱者不泰迫庫廉恥不行大臣無適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庫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曰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于枕冠雖敝不曰葺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曰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曰令眾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適可曰加此也非所曰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眾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

豫讓事中之甚。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毀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眾人畜我。我故眾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虜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恥。莫詭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逃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于此。羣下至眾。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于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曰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污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污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臯矣。猶未斥然。正曰呼。

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蹇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罪。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鑿而加也。其有大舉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脚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有禮。故羣臣自喜。嬰曰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曰遇其臣。而臣不曰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願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曰託不御之權。可曰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願彼之久行。故曰

可爲長太息者此也。漢書賈誼傳是時匈奴疆侵邊天下初定制皆爲逆謀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云云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十五終

全漢文卷十六

烏程嚴可均校輯

賈誼二

上疏請封建子弟

陛下卽不定制。如今之執。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曰爲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屢如黑子之著面。適足曰餌大國耳。不足曰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曰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曰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曰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曰爲不可。故薪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曰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曰成大功。今淮

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邇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執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曰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曰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于新鄴。曰北。著之河。淮陽包陳。曰南。據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曰打齊。趙。淮陽足曰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曰除六國之旣。今陛下力制天下。願指如意。高拱曰成六國之旣。難曰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旣。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寤。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用幸。漢書賈誼傳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誼復上疏

上疏諫王淮南諸子。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辜。陛下幸而赦之，自疾而死。天下孰曰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自負謫于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爲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刺手自衝仇人之胸，固爲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自危漢之資，于策不便。雖割而爲四，四子一心也。子之積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于廣都之中，卽疑有剽諸荆軻起于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漢書賈誼傳文帝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爲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也。

說積貯

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

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熾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出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蹙。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旣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阨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千里之旱。國胡曰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千百萬之眾。國胡曰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敵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竝舉而爭起矣。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曰攻則取。曰守則固。曰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馭民而歸之農。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未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海。則畜積足。而人樂。

其所矣。可曰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原壞也。竊爲陛下惜之。漢書食貨

志賈誼說上

諫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

法使天下公得。願租鑄銅錫爲錢。收雜已鉛鐵爲它巧者。其罪黜。然鑄錢之情。非般雜爲巧。則不可得。贏而般之甚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執。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黜罪日報。其執不止。適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眾。夫縣法已誘民。使人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黜罪積下。爲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虐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虐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耜。冶鑄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爲多善。

人林而爲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曰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然銅布於天下。其爲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僞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曰御輕重。錢輕則曰術斂之。重則曰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曰作兵器。曰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曰臨萬貨。曰調盈虛。曰收奇羨。則官富貴。而末民困。六矣。制吾棄財。曰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久迴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

漢書食貨志下
孝文五年更鑄

四銖錢其文爲半兩。除盜鑄錢
令使民放鑄。貴誼諫上不聽。

過秦論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脩甲兵而守之。然陳涉呂戍卒散亂之眾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闢。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師深入。戰于鴻門。曾無藩籬之艱。于是山東大擾。諸侯竝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呂三軍之眾。要市于外。呂謀其上。羣臣之不信。可見于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曰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呂來。至于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竝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于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于匹夫。呂利合。非有

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爲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已待其敝，收弱扶罷，已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已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已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口而聽，重足而立，拊口而不言，是已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奸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已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疆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

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已君子爲國
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
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已上文選秦孝公據殽函
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
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
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闕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
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
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受珍器，重寶，肥美
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
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
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并韓衛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眾。于是六國
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
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

頗趙奢之册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眾叩關而攻秦秦人
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逸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
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
其敵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
山疆國請服弱國入朝廷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
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
至尊而制六合執捶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
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
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
而報怨于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
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以爲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
然後斬華爲城因河爲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
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秦王之心

自己爲國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振于殊俗。陳涉奮黽繩樞之子，叱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倚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而轉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竝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于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非銛于句戟長鎗也。適戍之眾，非抗于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已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呂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已上文題
爲上篇

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已養四海，天下之

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沒，令不行于天下。是曰諸侯力政，疆侵弱，眾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止。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曰暴虐爲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曰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竝殷周之迹，曰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

之患。編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已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禮天子。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汗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已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已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已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脩行。各慎其身。塞庶民之望。而已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卽四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狴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已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已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奸僞竝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眾。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已下。至于眾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已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于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已收民之道。務在安

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于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已上文選爲中篇。史記秦始皇紀。案過秦論相承分上中下三篇。已秦孝公以下爲上篇，秦并兼諸侯爲下篇。史記但爲一篇而次第全異。文亦小異，最爲古本。今據錄之。

弔屈原文并序

誼爲長沙王太傅，旣曰謫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爲賦弔屈原。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知我也。遂自投汨羅而死。誼追傷之，因曰：自喻其辭曰：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殞厥身。嗚呼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關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隨夷爲溷兮，謂跖蹻爲廉。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鋌。吁嗟默默兮，生之無故兮。幹棄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踳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

兮章甫薦履漸不可久兮嗟皆先生獨離此咎兮訊曰已矣國其
莫我知兮獨壹鬱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龔
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自珍。倘蟻獮已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
蟻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而羈兮豈
云異夫夫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
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
險微兮遙曾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汗漬兮豈能容夫吞舟之巨魚。
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于螻蟻。文選藝文類聚四十一案史記
爲賦今據文選編入併
錄其序蓋本集如此

賈捐之

捐之字君房。謚曾孫。元帝初待詔金馬門。坐法棄市。

棄珠崖議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臣

問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閒。曰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疆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曰頌聲。竝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揀其難。孔子定其文。曰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于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于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

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靡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
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爲孝
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
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迺探平城之事。錄冒頓。日來數。爲邊害。籍
兵厲馬。因富民。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日玄菟
樂浪爲郡。北御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日爲八郡。則天下斷
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權之利。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
時。寇賊竝起。軍旅數發。父戰死于前。子鬪傷于後。女子乘亭鄣。孤
兒號于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
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作爲使者。是皆靡地泰大。
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眾久
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于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
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惜。

捐之忿。欲驅士眾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百救助。何
僅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
發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
之蠻乎。略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曰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
足郡縣置也。顛顛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溼。多毒。中蟲蛇。水土之
害人。未見虞。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崖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
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曰。往者羌軍言之。暴
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曰少
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尙如此。況于勞師遠攻。亡士毋功
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曰爲非冠帶之國。禹
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已爲。願遂棄珠崖。專用恤關東爲憂。

漢書賈捐之傳

與楊興共爲薦石顯奏

竊見石懸本山東名族有禮義之家也持正六年未嘗有過明習
于事敏而疾見出公門入私門宜賜爵關內侯引其兄弟曰爲諸
曹漢書賈捐之傳

又共爲薦揚興奏

竊見長安令興幸得曰知名數召見興事父母有曾氏之孝事師
有顏閔之材榮名聞于四方明詔舉茂材列侯曰爲首爲長安令
吏民敬鄉道路皆稱能觀其下筆屬文則董仲舒進談動辭則東
方生置之爭臣則汲直用之介胄則冠軍侯施之治民則趙廣漢
抱公絕私則尹翁歸興兼此六人而有之守道堅固執義不回臨
大節而不可奪國之良臣也可試守京兆尹漢書賈捐之傳

公係臣

臣魯人文帝時召拜博士

上文帝書

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黃。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上又張蒼傳云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傳言漢土德時其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

新垣平

平。趙人文帝時。爲上大夫。言詐覺。伏誅。

上言設五廟

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纓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廟上帝。言合符應。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上

又言日再中

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同上

又言迎周鼎

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非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同上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同主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十六終